



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德]弗洛里安·伊利斯著
续文译
译林出版社

一切有迹可循

□李北园

10月26日,首届长江华文学榜揭晓,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非虚构作品《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上榜。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本就是极具吸引力的文学题材,当它们被精准对标到一个真人、一件件真事,并且经由一位百岁老人口述而出,沧桑厚重感直抵人心。以百岁作为计量单位,有它天然的精妙之处。百岁之间,小到家长里短、人情冷暖,大到世事变迁、政权兴衰、社会发展,都可以有条不紊、宽松有致地容纳进来,被个体生命准确地感知。

德国畅销书作家弗洛里安·伊利斯深谙“百年”或者“世纪”这个关键词的魅力所在,他的非虚构作品“1913”,就将场景锁定在了一个世纪前的1913年。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中,弗洛里安以冷峻幽默的笔触详细描画了一幅历史全景图。在巴黎、莫斯科、伦敦、柏林和威尼斯,人们喝酒、沉沦、写作、绘画,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相互爱慕又相互诅咒,在文学、艺术和音乐领域,一切都被推向极致。

1月,希特勒在美泉宫花园散步时遇见斯大林,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为爱疯狂。2月,纽约的“军械库展”引发了现代艺术的大爆炸,一些女人以每小时100克朗的费用在弗洛伊德博士面前袒露自己的灵魂。3月,阿诺德·勋伯格在公众场合吃了一记耳光,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开始他的郊游和他的新逻辑,弗吉尼亚·伍尔夫写完了她的第一本书。4月,托马斯·曼在构思《魔山》,卡夫卡靠每天下午的除草工作来治疗他的“倦怠症”。5月,施尼茨勒与妻子激烈争吵,甚至想饮弹自尽;斯特拉文斯基和未来的情人可可·香奈儿初次相遇。6月,卡夫卡起草了一份求婚书,劳伦斯发表了《儿子与情人》,德国军队继续膨胀。7月,埃贡·席勒和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玩铁路模型,马蒂斯带给毕加索一束花。8月,弗洛伊德晕厥了,毕加索和马蒂斯一起骑马,赖纳·马利亚·里尔克有女客来访。9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卡尔·施米特想自杀,弗洛伊德和荣格唇枪舌剑,查理·卓别林签下他的第一份电影合同。10月,先锋派们聚在一起搞神秘剧,德皇威廉二世给民族大会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11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出版,普拉达的第一家时装店在米兰开业,杜尚把一只车轮放在一把餐椅上。12月,在巴比伦发现了厄特默南神庙遗址,也就是传说中的巴别塔;施尼茨勒开球迎来1914年。

《1913:繁华将近的时代终章》是《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的续篇,书里的故事不再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视角也延伸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一个更为生动鲜活的1913年被呈现。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1913年从一场地震中开始,就发生在1月1日,震中在硅谷,一个在日后被认为是世界最强大脑的地方。也是在这一天,美国第一个邮政包裹发出,发出包裹的人一定不知道,一百年后,世界各地的人,尤其在遥远的中国,每天都会有上亿人翘首企盼他们的包裹从或近或远的地方被递送到自己手中。日后凭借《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而名噪天下的菲兹杰拉德,在1913年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去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也是在这一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照相机,这个奇妙而魔幻的东西,在1913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负责显微镜设计的奥斯卡·巴纳克是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喜欢琢磨摆弄相机,他发明了便携式小相机,从此普通人也可以随时随地想拍就拍了。这款相机即著名的徕卡(Leica),名字是奥斯卡本人起的,源于莱兹(Leitz)和照相机(Camera)的组合。

锁定1913年,这一年最具有爆炸性的画面之一,发生在10月10日。美国总统威尔在华盛顿按下了一个小按钮,一封电报从白宫出发,途经古巴和牙买加,传到了巴拿马。在甘博阿大坝下,几百个炸药包同时引爆,大量的水涌入巴拿马运河。6000万年以来,太平洋和大西洋首次在抵达合恩角之前就汇流了。

通过无数碎片化的场景,弗洛里安营造出一个个生机勃勃又令人不安的1913年。事实上,眼花缭乱的景象之后,危机正在袭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于次年,即1914年爆发。战争仿佛是对1913年完成的电影《幸福的权利》的一个验证——这部影片长度为695米的电影表达了一个强烈的观点:幸福通常是短暂的。

回望1913年,这个世界在那之后的走向,一切有迹可循。



《饮食的怀旧》
[美]马克·斯维斯洛克著
门泊舟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舌尖上的城市

□陆远

1911年9月26日,上海当地报纸《时报》刊登了一篇《上海著名食品歌》:先得楼的羊肉、一家春的大菜、万有全的火腿、邵万生的南货、杏花楼的宵夜、陆稿荐的酱肉、言茂源的花雕、陆鼎兴的汤包……寥寥数笔,不仅让老饕们闻之垂涎,更把一个城市繁荣的餐饮业和它表征的那个丰富而多元的国际都会烘托得淋漓尽致。

四分之一世纪以后,1936年,上海胜利唱片公司为歌舞剧《夜玫瑰》灌制唱片,其中一首插曲《五芳斋》由“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先生创作的歌曲传唱一时,歌词写道:“黄河鲤鱼,青浦芥菜,四川白木耳,福建青海带,北平溜丸子余汤,那南京烧鸭子来得快。广东叉烧,湖南辣椒,合拢起来炒一炒,辣得很好。云南火腿,山西皮蛋,合拢起来拌一拌,下酒又送饭……”旋律欢快,勾人味蕾。

又过了80多年,老字号“五芳斋”买下这首《五芳斋》老歌的版权,邀请《舌尖上的中国》分集导演,和着当年演唱周璇、严华、严斐的歌声,打造了一支复古民国风MV,成为2019年春节风靡全网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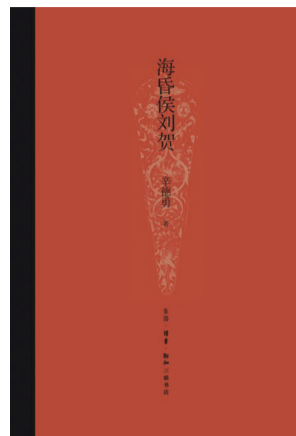
在美国学者马克·斯维斯洛克看来,《五芳斋》中散发出的“老上海”怀旧情绪,不过是“这座有着漫长而深刻怀旧传统的城市在其发展史上的最新篇章而已”。而想要探讨上海悠久城市史上这一经典主题,恐怕没什么比饮食文化更有趣的切入点了,因为饮食的变迁正是这座城市种种变迁的缩影。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斯维斯洛克把这座东方大都会作为观察中国人实践都市生活、探寻地方身份、构建国家认同的田野,他发现,天南海北各种“风味”在这座都市的迅速膨胀而此消彼长,中外各色人等的饕餮之欲与饮食习惯,既是城市发展风云变幻中最灵敏的风向标,也是世事浮沉里赓续城市精神的定海针。在其代表作《饮食的怀旧》中,从最早记载上海地区物产的文献,到当下汇聚在这座城市的美食潮流,斯维斯洛克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从饮食史的角度向我们描绘一幅一个半世纪以来活色生香的城市画卷。

上海的城市性格与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不过,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1924年无意中发明的那个词“魔都”,倒是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意象:正是明暗之间这种多元而矛盾的状态,赋予了上海城市文化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饮食的怀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由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东方与西方、富豪与贫民、奢华与朴素、男人和女人等种种矛盾交织又充满张力的图景。

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早在上海开埠之前好几个世纪,当地的文化精英就尝试着用种种方式要将这个人文化遗产并不丰厚的城市纳入中国文明史大背景,特别是江南地区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中,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是一种本地独有的水蜜桃。我们接着看到,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启了国际化的序幕,租界的出现和华洋杂处的格局,让这座城市形成了两种有着相反意涵的形象:摩登的租界区和古老的老城厢,饮食差异正是二者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程中,餐饮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用人们最熟悉的方式,既揭示了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我们继续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兴起的“西餐热”(1899年,四马路上的西餐馆的数量比各式中国地方餐馆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深刻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人们关于城市的观念。沪上风月场中人在吃西餐这件事上展示了高超的技巧,成为新时尚的弄潮儿,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西餐不仅烹饪方法粗糙,味道令人作呕,并且道德有亏(重要的理由是西餐中大量使用牛肉,而中国人无论从宗教还是世俗伦理出发,都不倡导使用牛肉)。我们还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成为北京之外最重要的文化中心,饮食也成为不同阶层不同类型文化人与城市建立联系的方式:严独鹤那样的上层精英,通过在美食世界的漫游,传达对城市文化的掌控感;叶圣陶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借着怀念家乡清新的食物,反思上海滩的光怪陆离;王定九的上海指南系列,则以丰富的细节和轶事,提供了描绘上海饮食文化的另一种话语范式。至于1949年以后,“转向社会主义”的上海饮食文化如何在艰苦朴素和繁荣富足之间寻求平衡;改革开放之后,“本邦菜”的兴起如何重塑了“海派”文化意象,书中都有精彩的故事。

作为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中国地域饮食文化的作品,《饮食的怀旧》告诉我们,饮食是中国人追忆过往、思考当下和想象未来的载体,还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删言快语



《海昏侯刘贺》
辛德勇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千年复仇海昏侯

□删乐昊

2021年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海昏侯墓,可以说是考古界的一个传奇故事。2011年,南昌文物圈里秘密兜售一尊纯金打造的大金龙,这条金龙等级很高、要价不菲、来路不明,因此没人敢收。因为来头越大,麻烦越大。文物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线索,正暗中查访时,另一条线索出现了。南昌郊区的农民在山上发现了一个15米深的盗洞,于是马上打电话向文物部门汇报。

文物工作者一来到现场,心里就凉了半截,这是一个打凿得非常专业的盗洞,而且位置判断极为准确,一洞正打穿了墓室正中,墓室内一片狼藉,连棺椁都被锯开,陪葬品被洗劫一空。仅有破碎的棺木质地紧密依然散发着浓郁的松香,提示这必定是一个高等级的贵族大墓。

这会不会就是传说的刘贺墓呢?海昏侯刘贺在汉代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汉武帝的孙子,第二代昌邑王,在权臣霍光的摆弄下,甚至当过27天的皇帝,后来被废,贬为海昏侯,可以说,从汉末曹操组织的“摸金校尉”开始,历朝历代的盗墓贼们都惦记找寻海昏侯刘贺的墓地,因为他下葬时身份已跌落,但陪葬家底却格外丰厚,这就意味着这个墓挖掘难度小于帝陵,但收获却有可能等同于帝陵。

据说历史上的盗墓贼通过寻金定穴的方法,确实找到过海昏侯墓,但没有一个人能进入墓中。因为在东晋时期,江西曾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地震改变了海昏侯墓和鄱阳湖之间的格局,海昏侯墓被淹没,变成了一座水下大墓。古时候没有潜水设备,盗墓贼无法实现水下掘墓,漫漫湖水反倒成了海昏侯刘贺的保护者。

到了近代,又一次地壳运动,把海昏侯墓顶出了水面,盗墓贼才有了可乘之机。在发现盗洞后,考古工作者马上对这个墓穴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发掘,在发掘中他们发现,盗贼虽然狡猾,但还是偏差了一点,他们挖到的墓,虽然也是高等级大墓,但并非海昏侯墓,而是海昏侯夫人的墓葬,离墓室仅有5厘米的地方,还有一座墓室,虽然经历过地震破坏,但并未被人为搅动偷盗过,才是真正的海昏侯大墓!墓主人腰部的一枚玉印,清清楚楚地刻有“刘贺”字样,与大量带有“臣贺”字样的木牍、金饼交叉印证,彻底坐实了海昏侯的身份。

历史学者辛德勇的《海昏侯刘贺》,写的并不是考古秘辛,却把这位短命君王的一生,在历史坐标轴中还还原了出来。他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剖析,海昏侯在史书中往往被写成一个糊涂、昏聩、狂乱无道的窝囊废,但在辛德勇的考据中,由胜利者乃至历史的操弄者书写的史书亦未必可尽信。

“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辛德勇笔下的海昏侯刘贺,虽然言行失据,头脑简单,颇有一些二愣子的特征,但倒也没有太多道德败坏的实锤。权臣霍光扶持的年轻皇帝汉昭帝不明不白地早死之后,他急于寻找下一任傀儡,刘贺因是汉武帝直系孙辈,又是出了名的“轻狂不惠”,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操控。当时朝中元老,屡次暗示刘贺要吸取昭帝的教训,“垂拱南面”,“慎毋有所发”,先做出亲近霍家的姿态以自保。奈何二愣子刘贺本来脑子就不太灵光,竟然一本正经地认真当起皇帝来了,他从昌邑封国带到京城的旧臣200余人,甚至一意孤行,图谋清除霍光,最后被霍光以“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这些旧臣在临刑前还在市中呼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刘贺作为汉朝历史上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皇帝,在位不满一月,也不拥有谥号。普通的历史年表,无论是中国学者编撰,还是东洋、西洋学者论述,几乎见不到关于这位皇帝的丝毫行迹,即使是《汉书》这样的历史典籍,对他的记载也模糊不清。这位生前被玩弄、被忽视、被扭曲的短命帝王,似乎憋着一场跨度过千年的复仇,而这一切,都是因其在陵墓被发现,才把历史学者的眼光拉回到他身上,重新审视、厘清,在历史里翻找真相。